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　　宋　李昉等　編

舉薦下

上宣州高大夫書一首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一首

上周太祖書一首

答劉秀才書一首

舉薦下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一作義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牧竊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

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士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故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

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

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懐昭王反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也蔿艾遂啓疆遂子馮遂掩遂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覇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埀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强其賢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

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二字集論作知）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

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后突厥入塞免胄戰死儀草集粹並作草字廢武后詔集粹並作召非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後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强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

敺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誅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九三十年天下幾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

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張易之凡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好尚書古封集本文粹太有中字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禄山請集本文粹作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廵亦進士也九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

凡周歲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寳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文粹作司徒公文粹作無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詞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背一作皆叛齊蔡亦叛集本文粹有借此二字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公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於集本文粹無於字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來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

為節度使也拔取沉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四字集作盡忠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脅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不知科第之遝復何如也至於智効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

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傅說命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以(集作其)永無愆故啓道復興鴻鴈美周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梁公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之法則(集本文粹作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詞彩遒茂皎無塵土況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

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爲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綱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觧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未前聞也牧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畧言大慨干觸尊重無任惶懼牧再拜

經史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不害天嘉初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

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成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風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一作欲無節是知施設訓範一作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正睦一作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前知一作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斝朝振一作閑鼓鞞夕焰

烽火鴻儒碩學鮮散甚於坑夷五典九缺湮滅逾於灰燼（一作逾乎惟蓋）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褒成之祠不（一作弗）陳祼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逾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馭（一作升）統握籙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行（一作紆）迹儒官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

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倍功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輜駕列廷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蓋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傅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相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

得不開闢一作闢聞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彿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藴竟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一作筭輕獻瞽言伏追悚汗一作悚惕一作皆陳書本傳

上周太祖書　柳虬

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為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周書作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闕後世無

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北史作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館（北史作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閒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襃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録（蜀本有實録字）則善惡自見（蜀本有矣字）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襃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是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

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亦作赤蜀本誅魏收夭絶

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其後有聞

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

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

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蜀本疊卒字能

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蜀本作敢為宰

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

令四海内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

督責廹促令就(集有其字)功役也賤不敢逆戚指行且謀引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言語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一無三字)萬世(集有乎字)若無鬼神豈可不自慙懼(一作豈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禍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一作磊落)披天決地(集作地決)必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一作將必)有作者勤而(缺)之耳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

下亦宜勉之愈頓首

與史館韓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積前與集本文粹作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郎中集作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等五人皆以狀薦凢十徵不起耒以左拾遺就拜之適集有値字祿山朝奏京城集作師懇於上前求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中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其難免俛首從

事至天寶十二載禄山反狀潛兆虞不得脱（文粹作免）乃偽喑（集作瘖）其口復隱青巖踰年而禄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既而甄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之禄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詣元帥府至則號撲（集作㯿）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慙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

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人之際而猶褊淺遝耎者之所不為盖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能（集本文粹作曰）春春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為公為卿為鵷為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梟者十恒（一作常）八九焉若甄生晃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末盖青巖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不以不顯而廢忠

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盖萬一焉積嘗讀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盖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蒸蒸為歌詩以美賢人之有後且述集作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之集無之字舊田於襄之宜城讀書為文不詣州里歲饑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族歲穰則施餘於集本文粹有其字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

集本文粹作永 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顔太保崔太傅皆

就羈為(集作於)吏職積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進每究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究詣彼(集無彼字)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文粹作生)僕短馬疲(集作瘦)言簡(文粹作約)行孤將(集作得)不為驕閽之所排則權力者疑誕(文粹作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厚與積遊願得所究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轂行既而自思淬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焉然而誚笑之下(集本文粹作暇)幸垂

察馬不宣元積再拜

江南論鄉飲酒禮書　　劉蛻

昨日送貢士堂上得覩大禮之器見籩豆破折罇集作俎孟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賔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誅不順鄉里日起紛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

為王侯化陶漁為公卿其變化不測若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俯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閱其威儀乎嗚呼則蚖謂王公大人者集作耄老衰罷固當然也然而有摯跽稽首於髡褐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有不敢近妾婦者其於誣惑之道尚能去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勤其容唯王公大人無懃髡褐乎髡褐尚能自大其法王公大人反以其道信之乎即其奉髡褐能速化其耕稼陶漁者則髡褐者可以有土

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資者不由髠褐揆集作援昭昭然柰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斃也伏惟閤下務速有司按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駱一作墮者時訓習之毋使每歲臨事而駱其容幸甚幸甚蜕再拜

移史館書

蜕早懷忿憒常有所欲言而卒不得發今雖蠱惑病妄集作忘猶將自復其意況逢足下以中正許身以仁義自

任者乎伏以釋氏之疾生民也比虞禹時冐常在洪水下比湯與武王時冐嘗在夏政商王下比孔子孟軻時冐常在禮崩樂壞楊墨邪道下然而聖主賢臣欲利民而務其民害如此其勤也今釋氏夷其體而外其身反天維集作性而亂中正集有者字自晉以來相率詭恠而徃之半天下而化其衣冠苟未徃者不具集作自欺亦不資其生矣聖人之教棄不相守幾數百年唐初有天下以為刑政禁民乘間作詐偽以欺刑政果所不能公禁之也

故竊護其事以愚其民為殃罪疾苦隨所作詐偽而及諸身也其（集作是）欲教化因（集作固）天下之心以助行政教化之一道耳今天子聰明以為中正衣冠之所棄則刑政教化亦無所取故絕其法不使汙中土未半年父母得隸子夫婦有家室是以復出一天下（二字集作家）也僕故謂其功業出禹湯武王孔子孟軻之上萬萬不類然而洪水開則有禹貢商周平亂則有誥誓孔子孟軻則至今歌誦之足下以文用於時為百家所託善惡焉其不

為則已若為之斯其時也勿疑夫立言者不惟能言亦欲言得其時得其時不汙若奚斯史克者也無其時雖多述前事猶有識焉僕早傳古學身處草野知其時而無位敢言又竊見足下未有其意故以移云集作私焉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性雖極頑冥亦知惴息汗下見詎訶之甚難招怨文粹作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

思其行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旌節槩則傳之傷集本文粹作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誕放集本文粹作浩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集本文粹有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述一道論文書曰七字集本文粹作一二論之曰我自少讀

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始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按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

易為經書與春秋其(集本文粹無其字)實史耳學者不當渾(集本文粹作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聖人之旨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集作致)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強(集本文粹無強字)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

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内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書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集本文粹有皆字）微則易曰履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

而徹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諭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叙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叙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文粹之字有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詞若區區於叙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

謂之春秋哉前所謂自（集有小字）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其文也其辭也文旣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翼曰繫辭（文粹無此四字）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臯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

非文耶法言曰往者楊子作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曰玄集本文粹無此二字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總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者集本文粹無者字有宜耳何異塗云云文粹作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德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觕耳大九辭集本文粹作辭人之說不敢避墉垣集本文粹無此字援膺集作背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集作是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泥作從遊於所習有惱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或文粹作具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

用於死後則萬集本文粹作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侯至於吾唐乃册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晋宋而鬱於陳隋至乎集本文粹作過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至可

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集有之字道口吐聖人集有之字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集本文粹作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濫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横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援者唯昌黎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爣集本文粹作巍然而自正夫今之文人集無人字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

不俾造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如集本文粹無如字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以日休度之集本文粹無此五字設使公生于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然國家以二十一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公孔安國劉向鄭生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慎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寗等是也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大用其書不能以釋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反集本文粹無反字

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者(集本文粹無者字)則未以乎典禮為備也(集本文粹無也字)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之位則自茲以後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孟子為學科書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集本文粹無而字)子者不斥(文粹作厈)乎經史又率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槩若經傳天惜其道不儘於秦自漢氏得其書常

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而集本文粹無而字其書没没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耶盖仲尼愛文王句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集本文粹無之字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

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行聖化無補則可刑其言者（文粹作於）

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

文獘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寖移其化上自
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
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斆
序音玲瓏於珩珮鏗訇於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今國
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於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
又甚於前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為文也
為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刪禮樂止乎定春
秋止乎脩然六籍儀刑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

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於玄造後之人苟不得行(胡郎反)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世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槻(音規)其微言紕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奥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獘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為事吾之視太學又足為西域氏

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為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蕝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其（習作於）職者不惰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誠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事業（集作業者）精者進而惰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廢（集作廢之）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禄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

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説則太華之石峩峩於成均之門者吾知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遷謫上　遷謫上中下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其間又有非遷謫者未詳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求還書一首

上牛弘書一首

為人與蜀父老書二首

與在朝諸賢書一首

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一首

與韋五虚已書一首

使東魏值侯景亂與北齊尚書令陳書作僕射楊遵彦求

還書　　徐陵

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疎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隣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孫一作私䱻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鴈之世觀河

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柱（一作北）地缺東門（一作南）歲旱折三州長波含五岳我大梁膺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至若荊州刺史湘東王幾（一作機）神之本元寄名言（一作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為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音（一作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華（一作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龕定京師（一作戡定艱難）即（一作便）是匡周之霸

豈徒幽王徙雍朞月為都堯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貌貌馴雉比飛肅慎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不投身斯一作其所未喻一也又聞一無此字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鐺鐺曉漏英華作鍾鍾晚鑒恐非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一作盌遙憶湓城峰號香爐依然廬岳日者鄱陽嗣王範治兵匪派屯戍淪波朝夕賤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屐一作屩彼有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

不然矣不謂二字一作又近字邵陵王綸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公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逕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咎肓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又一無此字晉熈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隣憾所通一無此句自此以南王靈未歅一作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

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覓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劒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虗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為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買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也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榮一作勞聚囊一作槖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

希疏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貴於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家磔蚩尤千臠割（一作刀剸）王莽安所謂俛眉埴膝歸奉冠讐佩弭腰鞬為其皁隸又（一無又字）曰者通和方敦曩睦兇人狙詐遂駭狼心頗擬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鍾（一作膺）讐憾正當葅筋醢

骨抽舌探肝於彼究情猶當未雪海内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一作三公）居（一作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沉城闕（一作京邑）丘墟蓊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為草萊霸陵回首皆（一作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讐我有何勳（一作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若流深知於駿茂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為（一作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群兇挺爭諸葛戮力想得其朋為葛榮之黨也（一作耶）為邢

果之徒耶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又（一無此字）假使吾徒還為兇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恒在則台司行為連率山川形勢軍國糾章不勞請著為籌便當屈指能筭景（英華作重非）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群身寓江臯家留河朔鄉井鄉邑（一作春井春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宫闈秘事皆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幃幄或佯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謳歌已遠萬舞

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揺其牙齒為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隅尉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有（一作可）濟河橋馬度曾（一作寧）非宋典之奸關路鷄鳴皆是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狗僕之尢追肆韓（一作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加恩禮（一作同無翦戮）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

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賻公恩既備賓敬無違今者何訾翽蒙貺青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妖氛永英華作未非久喪亂悠然哀悼一作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玆厚德載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鐘鼓況吾等營魄已謝餘息空留悲狀為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夭天年若以此為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

誰夫亨屯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儐一作賓又枕鄉計彼後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正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一作可望若以此為言斯所未諭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圃文林凡曰一作白洪荒終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畧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因輿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

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縶樂（一作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比當今之高列（一作例）也至於雙峭且帝四海爭雄或搆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自永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憑安車而誘洪容其膏脣敗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間幽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英華作於娬眉非）曹屈詐以羈縻旌軫歲到於勾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

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為邦之勝畧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一作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家（一作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罹（一作離）冠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身（一作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嘗以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鵷鷺知禮

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郊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求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蕙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怨情禮之訴黜一作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對一作斷否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草限高卑皆被驅掠自東南醜虜抄敗饑民臺署郎官俱餒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壤

一作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敖稱為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一作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義一作議曾未經論清禁嘉謨一作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爭臣哉歲月如流人一作半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下一作掩泣夕一作暮萬緒以迴腸不自知其為生不自知其為死也足下素挺詞峯一作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

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未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為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故（一作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千祈已（一作以）屢哽慟良（一作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上牛弘書　王孝籍

竊以毒螫嗜（一作憯）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體亦卒歲無

聊何則英華作期非痛苦難安二字一作難以安貧窮易感二字一作易為感況懷抱之內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惟明公尚書一作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濟活枯鱗吹噓可以一作用騰飛窮羽芬以椒蘭之氣暖以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開一作聞大君子一無子字之聽雖復山川不遠神明一作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縊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檝求魯匠

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稅（一作役）不免慶賞不沾賣貢禹之田供釋之（英華作氏）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親（一作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侍（一作闕）關山迢遙（一作超遠）齧臂為期前途邈矣（一作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筮子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潛

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闢離朱所不見沈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夫不世出者信一無信字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良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之資增日月之明無手一作首足之戚憚而不一作

弗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伸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往還勉念（一作狂遯克念）眄（一作汗）窮愁之閻（一作簡）矚（一作屬）離憂之詞託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成（一作刊）願少加矜（一作憐）憖留心無忽

一作皆隋書本傳

為人與蜀城父老書　王勃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一作翥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羮藜顔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曾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鮪井鮒亦將皷鱗而輕之田鳩野鷃亦將騫翮而侮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摇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摩赤岸負蒼天然

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洎乎雄圖躡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卞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剸斷為能然後

知其用哉仰惟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堤勝侶列子弟於千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攝將虬棱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緑幘青裳家僮數百沖襟淼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泉之氣北齋開敞南館虛閑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賔恨原嘗之客少實烟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

没諂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没生氣猶存况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宫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俛眉取齊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怫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間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涉之丐貸而况於庸者哉

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神所感尚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懸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踈候肅而江山静輕蟬送夏驚颷吹於風園旅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纊成於南畝秔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濩游綿載飄寓淹時歡蹐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謡臨阮籍之長途唯知慟哭

庶憑賙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二

蜀都廣鎮岷嶓奧壤山分王宇水向金陵景昵有期英靈間出縈問休暢幸甚幸甚夫神有可通淥波驚亡疑作七柱之音道有可符玄霜扣九鐘之節豈道窮精祕妙聽察於無聲理賓杳冥玄應通於不測波流柱響波無入柱之因霜落鐘鳴霜非扣鐘之具矣況乎言忘意得臭味相求目擊道存神明已接鄭僑之逢吳札無謂殊

方阮籍之對嵇康自然同氣僕雖不敏嘗從事於斯矣嘗謂薰獝不共器梟鸞不比翼是以類乎方者按風雲於千里乖乎類者起山川於一面抑嘗聞之士之生也其跡可犢而道不可藏其身可辱而志不可奪其有拂衣投臂遁形滄海之隅裂裳裹足獨立高山之頂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以鍾鼎為芻豢以衣冠為縲紲方欲策鸞鳳而撫雲霓（疑作雲）英鞭虹霓而採煙液其次排玉闕指金門成賈誼之謨樹終軍之策因機入務懷素將相之

門沐露沾霜擁篲公侯之室然則拾青紫於旦暮取功名於俄頃演文物而動寰中騰聲名而振天下若下官者可謂慙二途矣而歛手長揖强顏高視低心於蹇蹭之辰忍耻於恓惶之日者哉渭濵留釣鷹揚之業未萌緇源滯牧鴻漸之資盖寡及其攀窮運接靈期乘雲雷而清八極和陰陽而調萬品則知冥機所運吉凶倏忽之間玄命所移飛伏於斯須之際以日月自至聊復闕爾耳方今炎飈謝節爽候闌辰風高而宇宙清霜下而

亭郊肅歸雲止鴈流曙響於東津落照開鴻寫晴規於北岸螢跡夕砌蟬促朝林感序緣情故豐寄賞僕一違秦隴再革炎涼戒征軸而無因指歸途而有倦故鄉超曠曾山重複吳宮尚遠頻驚去燕之心楚峽猶賖已下聞猿之淚徒以風猷未隔道義相存幸承知已之心稍綏他鄉之思一作意昔者虞公再見懸光白壁之前季布一言猶定黃金之諾况乎交已成於杵臼道已茂於金蘭布照窮途遠流嘉貺若使恩裁口腹空留安邑之賔

惠闕始終取恨昌亭之客

與在朝諸賢書

盧照鄰

昔張子房處太傅之尊自跡於南山隱公孫弘居丞相之位亦伏地於東方生伯喈已亡孔文舉將老兵而造膝方回尚在王羲之就倉奴而共談良史書之高賢不以為累自古朝野曷嘗以人廢言况下官抱疹東山不干時事偕人唱和何損於朋黨延州子期閒音竊抃猶冀身膏丹竈脫寶劍於山河骨掩黃塵罷瑶琴於天下

則指疑作捐金抵於山谷者非太平之美事乎幽憂子白

在貴州與脩史學士吳兢書　宋之問

拙自謀衛降黜炎荒杳尋魑魅之途遠在一作淹雕題之國颶風摇木饑鼬宵鳴毒瘴横天悲鳶晝落心憑神理實冀生還闗號鬼門常憂死别事未瞑目豈在微身先君業粹中和才兼文武志道游藝名動京師出谷入朝事多弘益雖崇班去已而陰德被人清議所尊何減騄騎恐耆舊咸謝竹帛儻遺使盛烈湮沉下情感痛自昔

逸群之器曠俗之才譽雖冠於人倫祿不齊於卿士南史之筆漏美不書東岱之鬼與名俱滅故史遷述許由云不遇青雲之士焉足道哉惟君侯禮樂山高文華海濶古一千歲閒聖賢之書今五百年知作者之運山甫拾遺於中路時謂得賢蔡邕揮翰於詞林誰其不許往送家狀蒙啟至公之恩布果實言深蓄自私之感下官久辭榮擢夙慎禍胎内無負於明祇外冀申於知己豈謂一人相毀衆口爭喧遂以虛聲乃加真罪賴皇明昭

宥腰領賜全空荷再生無階上答恃子以松竹之操期子以金石之堅幸無雷同懸納謗議見危不易是所望焉遠識古人之懷敢申窮鳥之請如季布之諾乃重於黄金延陵之許竟懸於寶劍生負食花之惠死効結草之誠刺血為書萬不抒一往年恩貸許惠為看起居注實錄江馳別錄使不錯漏國史及高明所撰唐史春秋等六處並乞逆遺事跡不翳聲塵代業有光實在吾子遠佇來札以當招扈秋冬凝寒（一作嚴）惟動（一作所）履休勝

青簡時至一作汗顧想窮愁白雲遥一作发來希訪生死珍重珍重

與韋五虚己書　陳子昂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奈何况於賙者哉僕常集作嘗竊不自量謂以為得失在人欲竭集作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赧不自知大笑顛蹶恠其所以者耳虚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命何雄

筆雄筆棄爾歸吳東山無汨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遁矣

屬病不得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二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李世麟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遷謫中

上襄陽楚大夫書一首　上李尚書書一首

上陳給事書一首　與師皐書一首

荅戸部崔侍郎書一首　投知己書一首

上鹽鐵崔尚書書一首　與崔況秀才書一首

上襄陽楚大夫書　符　載

天下有特達之道可施於人者二焉大者以位舉德其有自泥途布褐一奮而登於青冥金紫者也次者以財拯困其有自糲飯蓬户一變而致於膏粱廣厦者也載羽毛頽弱未敢辱公扶揺九萬之勢家室空耗今則困矣敢欲以次者為節下之累謂之何哉載聞至誠貴直至敬無飾故以懇質之詞為述情之具伏惟少留意焉

幸甚載頃至與友生數人隠居廬山其所學者不獨文章名數而已意根於皇極大中之道用在於佐王治國

之術常欲致君於堯舜驅俗於中古此乃小子夙夜孜
孜不怠也攻錯未半歸寧蜀道蜀之連帥以載徵有文
彩遽使止住小子亦隳産不應扶持東下意者欲開故
山草堂拂舊帙編簡晨昏之暇終竟前志一昨牽滯事
故不覺淹久囊橐之資日竭髙厲之氣日消上無以供
養尊長下無以撫字孤稚彷徨燥灼内熱如疾每延想
舊居雲霞在天松桂遶屋肺腑疑作腸一夕而九廻矣夫
欲搆大厦者陵雲之基形弘敞之勢兆未備者榱桷朽

壞而已得不謂班倕惜之乎鑄寶劒者負斷犀之資照含斗之氣所闕者淬拭發硎而已得不謂歐冶惜之乎載伏覩大夫起自堯山宰奮臂遊長安以宏偉之才進乎明君不數十年佩虎符握龍節有盛德勲庸於世真天下特達之士也載亦敢以肺腸之事干之誠能迴公方寸之地為小子生涯庇庥之所移公盈月之俸為小子度世衣食之業使隱不違親男疑道以靜片言之下大獲素尚即赫赫巍巍之稱當在寰宇之內不在主客

也載聞蒲牢之鍾擊之以莛筋叩者之誤也艅艎之舟投之以秉庾載者之咎也今載欲發大名壯志敢以細言詭數上干高明乎且常見前賢房大尉書贈張燕公云欲起自燕國公門下矣載亦欲感君之恩望公之顧使異日之談亦起自大夫門下矣詞理如此不合輕義退自思省終用慙愧伏惟溟渤之浪涵容尺波幸甚幸甚不宣載再拜

上李實尚書書　韓愈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尚書大尹公_{集無公字}閣下愈來京師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贓銷縮摧阻魂亡魄散影滅跡絶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其忠

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
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効其懇懇謹獻所為文兩卷
凡十五篇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
愈恐懼再拜

上陳給事書　白居易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童（集作僮）奉書獻於給
事閤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
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

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為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竊不自揆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集有之字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愚者自惑於取集作起捨何哉夫蘊奇挺

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鑑故不揆賤淺集作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噓之譽然則孰為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竊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

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諸神蓍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氷鏡言如蓍龜邪家之大事咸取决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人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小道（集作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跡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爭於胸中者有

日矣幸一言以決弊集作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與師臯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希凡半載年集作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走馬至滻水纔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爾來雖手札一二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攀

集作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左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礫髮肉所不忍道闔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已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尚有所見雖畎畝皁隷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絶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内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為僞言或搆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

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也集作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以集作如耳況又不以為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為我悒鬱集作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知之集作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赧集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道集作導之

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孽之詞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集作愛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狺狺吠聲唯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僚友益相重交遊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不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皋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皋師皋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

哉苟有愧於師皐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皐始於宣城相識迨於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如是故如是親（集作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即不止此（集作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之（集作文人）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童僕又何如哉少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乎

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皋也師皋孝敬友愛之外可畧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克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髙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為迎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其（集無其字）衣食以致（集作績）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

與崔行儉遊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
勑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
生顧其傍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覩護其夫喪撫孤甥
洎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
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數者皆可以激揚頹俗表正
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
為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
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

多此公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毁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皐人生未死閒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資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人皆以為能僕獨以為

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以(集作貲如)此也又嘗照鏡復(集作或)覩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自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日(集作歲)月或免罹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鱉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群必不能與揞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故人勉

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為别居易頓首

答户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户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忭會并别覼手翰論集作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皆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一疊鄙況二字不足云盖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

事東川近得書亦集作且知無恙矣終乖闊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項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嘗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語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悴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遺

中心甚虚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理（集作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未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栁生於肘不能動其（集作於）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項者接雁論時走常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跡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内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無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

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饑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䵝䵝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於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此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阮長公望日重啟沃非遥仰惟勉樹勲名勿

以鄙劣為念

投知己書　　杜牧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之操心不顧英華作顧世人之是非也杜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材集作才下同感其知不顧

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材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既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已切也審已之行審已之材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一作於人知已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唯恐知之蓋深自度無可以為報効也或有因縁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茍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唯審已求知也大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

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益修喧而舉之爭為知已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適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即返啻所謂喧而譽之為知已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已之前為進拜之資乎黙黙藏縮茍免寒饑為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録在門下閣下為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

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
髮之因出特達倜儻之知小生自度宜為何才可以塞
閣下之求宜為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
來督已適切拊心獨驚怨怨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
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材責之以衆人之
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為為
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
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

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道說其衷一開閤
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
其恐懼再拜

上鹽鐵崔尚書書　　薛逢

伏承相公忽承明詔遠赴闕庭天子傾心廟堂虛席沙
堤尚在復瞻丞相之車蓮幕重開再理將軍之第伏想
華軒擁路賀客盈門喜集鴒原風隨鴈序昨者幸從抵
拜獲貢姓名言及曩時期於遠路鉛黃入鏡顧陋質而

多宜金石宣聲覺巳斂之寡和因敢專馳狀啓逺謝恩知伏慮方倦將迎未暇披覽實慮奬拔失在毫釐其啓狀本謹别録上伏望聨竹之際一賜發揮俾風波之路不迷凡常稱譽數四心期旦夕必擬提攜伏見吾兄當數集會時望深賜重言也某頓首

與崔沉秀才書

自今日春榜到縣當日差人持狀到京方乘車騎尋已東去恨結之至空積下情不審自歸淮南尊體何似伏

計不乖將息遠想淮山秀潤水木幽奇扇枕之餘謳吟自適甚盛甚盛其龍鍾山縣忽忽過時素秋軫懷華髮棲鬢昔日凌雲之志自覺泥蟠今茲失路之人誰為鄉導但飲氷勵節食蘖苦心用省刑名以安疲瘵除此之外非愚所知故人恩憐曽不憫念秋風已戒關路須西雄文誰與儔比一日千里今也其時居安敗名古人所慎其頓首

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二